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聽說散人已經被她們騙去了好幾柄，在下特地趕來，幫助散人收回該刀……」

崇明散人冷笑道：

「用不著，我向來不喜歡接受人家的幫忙，更不喜歡人家干涉到我的行動！」

金蒲孤急聲道：「劉素客蛇蠍其心，得到了修羅刀後，天下人都要受其荼毒……」

崇明散人赫赫厲笑道：「那你怎麼辦呢？」

金蒲孤堅決地道：「無論如何我都要阻止這件事，斷頭流血在所不惜……」

崇明散人還沒有開口說話。

白蟬娟忽然搶先道：「小子！你說的是真話？」

金蒲孤朗聲道：

「當然！祇要修羅刀不落在你們的手中，金某就是割下腦袋也是情願的！」

白蟬娟飛快地道：「好！我看你如何實踐你的諾言吧！姑娘叫把刀子遞給散人！」

四個女孩子略一遲疑，然後翻開衣襟，每人在腰下取出一柄薄薄的小刀，放在棋枰上！這個舉動連崇明散人都怔住了，連忙道：「白小姐，這是做什麼？」

白蟬娟微笑一笑道：

「這是散人贏回的賭注，妾身與散人對奕前，大家就訂好了的。若散人輸了，十二柄修羅刀盡歸我們所有。若妾身輸了，就將先前所贏的四柄修羅刀璧還，方才散人一子倒提，妾身全盤皆墨，理應依約歸還……」

崇明散人怔然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可是……」

白蟬娟尖聲道：「勝負已定，散人不必客氣……」

說完又對金蒲孤道：「現在你該砍下腦袋來了吧！」

金蒲孤也弄怔住了，想不到對方會施出這一手！白蟬娟不肯放鬆，緊逼著他道：

「話是你自己說的，難道你想要賴皮不成！」

南海漁連忙道：

「金老弟！你可別上她的當，等你抹了脖子後，她們又會用別的方法把刀騙回去……」

白蟬娟冷笑一聲道：

「我們不否認是替劉素客謀取修羅刀的，可是劉素客得刀的目的，就是為了對付這姓金的小子，祇要他一死，劉素客不必得到修羅刀，同樣能掌握天下，姓金的！聽說你言出如山，現在到底怎麼說？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，毅然道：

「金某自然不會失信於婦人，可是你能保證以後絕對不再生取刀之念嗎？」

白蟬娟笑道：

「祇要你能守諾，我們自然也做得到，你死之後，我們馬上離開崇明島……」

金蒲孤沉聲道：「好！就這麼辦！」

南海漁人急了道：「老弟！你不要糊塗，你死了之後，誰還能制止劉素客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劉素客一豎子耳，對付他的方法太多了，前輩請附耳過來，我交代一個方法，保證能夠把劉素客制得服服貼貼！」

南海漁人將信將疑地把耳朵湊了過去，金蒲孤低語片刻，南海漁人果然眉頭一展，笑道：「行！我知道了！」

眾人都莫名其妙，而白蟬娟的臉上尤其緊張。

黃鶯卻著急地問金蒲孤道：「你真的要自殺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誰叫我把話說得太快，想收回來也來不及了……」

黃鶯一急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們約定的事怎麼辦？」

金蒲孤仍是從容一笑道：「我答應你的事自然也不會失約，不過我有點不放心，你爺爺當真祇輸給他四兩刀嗎？」

崇明散人怒道：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我的一條命是斷送在這些刀上的，不弄清楚，我絕不甘心就死！」

崇明散人怒聲道：「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，鶯兒，你去把其他的刀都拿來！」

（一〇六）

女人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一個人祇要走錯一步路，就會步步皆錯，做了一件壞事就必須用更多壞事來掩飾，因此大道寺先生必須殺姬野東作滅口。」

「不，不祇是殺姬野東作滅口，也必須殺死遊佐先生。雖然他不曉得遊佐先生對於過去的事究竟瞭解多少，但他總是會起疑心。大道寺先生決定在姬野東作的屍體被發現之前，殺死游佐先生，於是便利用文彥製作好的信來佈置這一切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文彥那孩子的惡作劇，竟然被父親利用成為殺人的工具？」

「是的，正是如此。當時大道寺先生大概已經別無選擇了，所以祇好出此下策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！」

加納律師身子向前挪了一下。

「大道寺先生是怎麼殺游佐先生的？能不能請你詳細說明一下？」

「好的，不過這也祇是我個人的推測。」

金田一耕助注視著加納律師的臉，慢慢說道：

「我曾錯誤地推算了遊佐先生遇害的時間，這件事你大概已經從衣笠先生那兒知道了吧！唉！如果不是推算錯誤的話，或許就能早一些知道兇手是誰？並且阻止後面幾件命案的發生。」

「不，這也不能完全怪你。衣笠先生臨陣脫逃也是不對的，我認為衣笠先生對這一點也該負一些責任。」

「如果不是我自以為聰明的話，就不會把犯罪時間推算錯。正因為我把犯罪時間考慮得非常狹窄，所以才讓大道寺先生有了完全不在場的證明。」

「事實上，在這段時間之前，他說他在洗澡，而兇案就發生在洗澡這段時間。」

「我想你也知道，松籟莊飯店除了一個可容納數百人的大浴場外，還有不少家庭式的浴室。這種家庭浴室從正房到通往大道寺先生所住的偏房走廊途中，有三四間之多，大道寺先生故意使用其中的一間，而且這個家庭浴室也正好讓大道寺先生順利達成目的。」

「祇要他在走廊上掛出『使用中』的牌子，就不會有人去偷窺。不，即使是偷窺，反正更衣室的門內有門鎖，所以外人還是無法達到偷窺的目的，何況浴室的門也可以從內側上鎖，那就更加有保障了。而且浴室裡有窗戶，他可以從窗戶溜到庭園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加納律師一臉詫異地點點頭。

「大道寺先生把浴室作為變魔術用的逃脫箱了。」

「是的，他從浴室出來之後，便利用多門連太郎逃走時所經過的後面樓梯來到頂樓。因為後面這個樓梯很少被使用，被人看見的概率也自然降低。於是他進入了鐘塔小房間，等待接到信受騙而來的游佐先生。」

「我想大道寺先生當時的樣子一定非常駭人，因為他一開始就心懷殺機，所以我們不難想像遊佐先生當時看見他有多麼震驚和恐懼。況且遊佐先生又剛從姬野東作那兒聽到大道寺先生過去的秘密，一定嚇壞了。」

（一五三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奸相道：「現是臣在屍地捆了，帶至朝門候旨。」天子吩咐：「鬆了他的捆，入朝面朕。」下面答應，出去。宣狀元見綁鬆了，整頓衣冠，入朝來至金階，俯伏三呼萬歲。天子道：「宣登鯨！你身列文魁，該知禮法，怎麼擅進相府閨中，調戲宰相之女？這姦不從，羞煞自盡，該當何罪？」宣狀元奏道：「萬歲休聽蔣太師一面之詞。臣有短表，冒奏天顏。」

天子道：「卿且奏來。」宣狀元奏道：「臣蒙天恩，特拔狀元。豈有不知法度？但例有調相之典，臣尊舊制。哪知蔣太師托鞏通政為向臣說親，臣已有聘妻柯氏，現載明履歷，何得停妻再娶？是以臣父未曾允親。蔣太師挾仇在心，又詭說請臣去寫壽屏。屏未曾寫，蔣太師即命鞏通政陪臣去花園飲酒，將臣灌得大醉，不知如何到他的樓上，睡在一張榻上。臣已醉軟，焉有別事？至於他女兒怎麼死的，臣實不知。望萬歲詳情。」奸相叫聲：「宣登鯨住口！我何曾托什麼鞏通政為媒到你家去？你在我家樓上行兇，情真事實，被我捉住，還賴到哪裡去？要求萬歲作主定罪，抵償臣女之命。」此刻，宣爺見兒子被奸相一口咬定，忍不住出班，俯伏奏道：「臣啓陛下，蔣太師托鞏通政為媒，代臣子言婚是與臣面言的，怎賴沒有？現有鞏通政的名帖，存在臣處為證。至於蔣太師請臣子去寫壽屏，盡把跟隨臣子打發回來，叫次早去接。又不寫屏，仍命鞏通政陪臣子吃酒，灌得大罪，分明是埋藏奸謀，坑陷臣子。望陛下做主。」奸相喝聲：「宣學乾休要縱子為惡！到了此刻，還此護兒子麼？我祇生此一個愛女，難道自家弄死，圖賴你兒子？」這句話問得宣爺無言可答。但聰明莫過於天子，聞得兩邊班駁，心中瞭然。又因憐念狀元才貌，不忍教他抵償，便道：「諸卿少言，聽朕旨下：朕觀蔣文富本上說女自盡，非是凶傷，何得誣冤宣登鯨？且請寫屏，不應吃酒留宿。其女之死，安知非羞忿父母，憤烈亡身？其情可憫，著伊家從重殯殮，免其相驗，封為貞女，建坊。蔣相顯系求親不遂，挾隙誣裁，本當治罪，姑寬罰俸一年。始終奸謀，皆由鞏固有意釀成，革去通政，仍交部嚴加議罪。」

這班奸黨聞得這一聲旨下，如一桶冷水澆在頭上，弄得垂頭喪氣，謝恩退下。好笑蔣相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，越發沒趣，站立一旁，十分痛恨。

祇剩了宣氏父子在地俯伏，天子還未曾釋放，便道：「蔣相之女，一時激烈，不從父命，含恨九泉，卿可當殿作一首奇艷之句以吊之。做得好，另當加恩，做不好，仍要問罪。」（五十五）



難道他注定一輩子就祇能當個失去記憶的靈魂，看著身邊來來往往的人們，卻永遠無法參與？

媽的！自己究竟是什麼人、叫什麼名字、以前過著什麼樣的生活，為什麼他一點都想不起來呢？

Gordon 亂甩自己的頭髮，氣自己不爭氣的腦袋。

「爸，您小心走。」

身旁響起的說話聲，引起了 Gordon 的注意，剛才他沉浸在自己的心裡，沒注意到有其他人來了。

他看到一個約四十幾、長相古典的美麗女人，扶著一個老先生在早上嘉芝坐過的長椅坐下。

「聽他們說，早上嘉芝那丫頭有來過？」一坐下，老先生不急不徐地開口，頗具威嚴。

原本想走開的 Gordon，在聽見嘉芝的名字後，自動停下腳步。

難道他們是嘉芝的親戚？

「嗯，她可能是要去上班，所以順路買早餐過來這邊吃。」

柯靜芳替爸爸把外套拉好，雖然已經二月了，天氣不若過年時冷，但是老人家身體弱，禁不起一點風吹小感冒的折騰。

「嘉芝丫頭每年在黃金風鈴木開花時，幾乎天天都會來，祇可惜，花期偏偏短了點。」

老人望著頭頂那片花海說著，語氣中有著疼惜。

黃金風鈴木的花期很短，一年裡祇開花二個星期就會凋謝了。

「這棵樹是當年姊姊帶著嘉芝一起種下的，才一眨眼，沒想到樹長這麼大了。」她歎了口氣，想起了從前。

原來，這棵樹是嘉芝跟她媽媽種的，難怪早上她的眼神和語氣裡，總帶著淡淡的想念。時，他對那兩個人的談話內容更加好奇了起來，靜悄悄地張大了耳朵聽

著，早忘了非禮勿聽的禮節了。

「對了，你跟厚德要結婚的事跟嘉芝提了嗎？」

老人突然問道，他這個小女兒從年輕時就一直照顧侄女長大，卻誤了自己的終身大事。

「厚德跟嘉芝提了，但是她的反應很大，所以我想，結婚的事還是再延一陣子好了。」結婚的時間她並不在乎，她在乎的是這段婚姻能不能得到嘉芝的祝福。

「還要再延？你的青春已經貢獻給他們父女倆了，不能再拖了！要不我跟嘉芝丫頭聊聊？」

「爸，不用了。嘉芝長大了，也是個懂事的孩子，再多給她一點時間吧。」

柯靜芳婉拒了父親的好意，她希望一切能順其自然。

「對嘉芝而言，大姊是她最愛的母親，從她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來這兒就知道她有多思念大姊了。萬一我跟厚德要結婚的事她不能諒解，那她會離我們愈來愈遠的，所以，別再逼她了。」

嘉芝是她一手帶大的，她對她有信心。

她相信有一天，嘉芝會接受她成為歐家的一份子的。

「好吧，那丫頭是你一手帶大的，最瞭解她心裡在想什麼的人就是你了。」既然女兒自有主張，那他這個當人家父親跟外祖父的也不便再多說什麼了。（十五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 slcj@slcjmail.com